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凸凹 著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凸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 凸凹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68 - 5247 - 0

I. ①石… II. ①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7898 号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凸凹 著

责任编辑	宋 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上智博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86 千字
印 张	20.12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5247 - 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凸凹，本名史长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1963年4月17日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散文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逾30部。出版和发表作品700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近60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其中，长篇小说《大猫》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玄武》获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选长篇小说头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散文《感觉汪曾祺》获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散文《山石殇》获第四届老舍散文奖，散文《大地清明，故乡永在》获第十届十月文学奖，散文《母亲无过》获首届中国“新经验散文奖”；散文《禅意丹霞山》获第二届全球华文大赛优秀奖，《天赐厚福》获第二届“四小名旦”全国青年文学奖特别奖，《呃，有一个女孩》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奖，《布鞋》获《中国作家》优秀散文奖，《四爷》、《最后的凝视》分获第三届、第二十届全国报纸副刊文艺作品金奖；短篇小说《飞蝗》获国务院救灾委员会灾异题材征文一等奖；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门外剧谭》获北京市文艺评论优秀奖。获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和全国文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自序

在短短的三年间，《石板宅日思录》有了“本录”、“续录”，现在又要出版“三录”，洋洋一百四十余万字，其规模之宏大，其话题之广泛，其信息之密集，就连我本人都感到吃惊。

之所以能形成这一气象，其动因有三：

一是读者的反响。

“本录”一出，相熟的文学界人士和陌生的普通读者频有叫好的反馈，让我激动不已。著名作家、金上京博物馆馆长刘学颜先生，在《印象凸凹》一文中说：

凸凹（的散文）有孙犁风，且高于前辈。我所说的高于前辈并非虚无主义，像夜郎自大者贬损鲁迅或孙犁等文学大师，而为相形二者的类同：平凡的人事，平实的笔墨，不同也是显见：孙犁情感单线，犹若古琴根指拨弦；凸凹情感复调，杂糅更多五味，类若钢琴双手奏鸣，曲终而心浪尚涌。《石板宅日思录》也秉其持守的风格，不作流水账式的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日记，每天所录更像片断随笔，说正事（官事），说碎事（钢特狗事），说文事（读书、写作、文化乱象），说友事（祝勇、孙郁等等），说家事（家婆、儿子、准儿媳），说心事（酸甜苦辣、欲浊灵清），诸如写探母买“西瓜一个、大桃五斤”，家婆给准儿媳买“三金”、焖红烧肉等也一并笔录。所读亲切，如凸凹诸文友所语“此记好玩”。续阅盈月，也深觉他的“日思录”雅俗共赏，所呈面孔纷杂（繁），时若夫子，诲人不倦；转面“酒徒”，醉眼惺忪。时呈官样，公文板正；变脸凡夫，信口笑话。总之，凸凹好玩，连带他的文字，庄谐并杂，阴阳平衡，对中外大师，对古今文人，以自家眼光审阅，当谕则谕，当斥则斥；对身边人，身畔事，当褒则褒，当讽则讽，做马屁虫，当和事佬，凸凹自然不屑为之。且不说“高于前辈”的偏爱，就说他对我文字特征的概括，即“面孔纷繁”、“情感复调”和“五味杂糅”，就已经让我颇为受用、备受鼓励。

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化”研究专家李城外读了我的《石板宅日思录续录》之后，激动不已，从著名作家庞晓处索得我的电话，连夜打来，不仅“求”一本“本录”，而且一定要与我结识。半月后，他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专程前来与我见面，煮酒论文，畅快淋漓。

深圳的藏书家杨荣昌先生多次发来短信，说他读着我《日思录》里的文字，浑然忘我，不以打拼的日子为苦，不以生为小民为卑，心中始终弥漫着阳光，感到作为一个读书人，有大福存焉。

一个叫穆轼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到海淀图书城浏

览，看到了《石板宅日思录续录》，翻了几页，就被深深打动，欲买，但价格颇不菲，想想又放下。转了一遭，也没有遇到吸引自己的书，就悻悻地往出走。但就在要跨出店门的那一刻，我又趑了回来，还是把那本《日思录》买下了，因为真是不甘心与好书失之交臂。回家阅读，厚厚的一大本日记，却是诚恳巧思之作，看得颇有趣。一晚就这样一直往下读，到了凌晨两点方放下就寝，却因在枕头上窝靠得太久，导致颈痛，折腾得一夜未眠。”

因为《日思录》，一个要“求见”，一个大感“幸福”，一个情不自禁地“转身”，都是感人的动作，叫作者看到自己写作的价值，被“推动”着写下去。第二个动因，是缘自一种叫“担当”的情怀。

北京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换届，我被推选为主任，荣幸的同时，也顿生一种叫责任感、使命感的東西，想到，古时有顾炎武的《日知录》，今有巴金的《随想录》，都是大的散文品牌，既忝为主任，多少有些领军人物的味道，便应该有领衔的创作，写出一部属于北京的“日知录”和“随想录”，为北京文坛争得一份荣誉，遂开始了《日思录》的写作。

为了写得宏富、深刻，我确立了大思想文化散文的写作架构，内容涉及历史人文、时代风潮、个人情感、人生体验、大地道德、社会观察、读书心得、百姓生活、文化批判等各个方面，在无所不包的广阔疆域上，纵横驰骋，任性挥洒。为了使创作具有强烈的现代感、现场感和及物性、灵动性，我采用了日记体散文的写作样式，以避免泛论和空论，做到我笔写我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既本真，又独特，更有生命的温度和质感。

第三个动因，是出于自身需要的写作自觉，即有意要给自己

“造像”，写一部别样的自传。

郁达夫认为日记是“心史”，是作家最赤裸的“自叙传”，贾植芳在《勃留索夫日记钞》中也说，“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展览馆”。我对这样的说法有完全的认同，并有一种强烈的、不可抑制的“袒露”欲望，想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呈现给读者。于是，我的日记，其实是“传记式”写作，用三年的时间框架对整个人生面貌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内容所及，包括人生经历、情感状况、思维方式、阅世态度、价值取舍、社会认知、读写气象等诸方面。每日所记，便不仅仅是当日的实况，更多的是被“触动”之后的回望、联想、思考和衍发，让“断片”连缀成系统，记述和反映我有生以来的全部的心路历程。所以，我的“本录”、“续录”和“三录”写作，是一个有主观设计的系统工程，目的是给个人历史“存档”、给个体生命立传。即便以后不再续写，它已经是一个完整、自足的存在，足可以让人深刻地了解凸凹、认识凸凹。因此，说它是“一部世象观察思想录、一部个人生活精神史”，或许并不为过。

最后我要说，持续的写作，让我身心俱疲，且有被掏空了的感觉。揽镜自照，白发丛生，不禁感伤萦怀。便叮嘱自己：今后的日子，要力避“匆忙”，从容地生活，从容地观察，从容地思考，从容地读写；要不存机心，做蔼然仁者，做长寿智者，让生命在时间深处绵密充盈、晶莹有光。

是为序。

2015年8月8日于北京昊天塔下石板宅

目 录

2014 年 8 月	1
2014 年 9 月	45
2014 年 10 月	64
2014 年 11 月	84
2014 年 12 月	86
2015 年 1 月	101
2015 年 2 月	164
2015 年 3 月	210
2015 年 4 月	287
2015 年 5 月	391
2015 年 6 月	505
2015 年 7 月	576

2014 年 8 月

顺乎自然，乃安魂之道

2014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晴

天大热，身边人均心情烦躁，借助空调以安魂。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温室化，与大自然的节律渐行渐远。

我追求的是顺乎自然的生活，即遵从春夏秋冬的四时物候，绝不人为干预——冬天再冷，也不机械提温；夏天再热，也不开启空调。冷时，挨，热时，忍，逆来顺受，像大自然中的动物。

也一如禽兽，人体对冷热也有自我调节和适应的能力。放任这种能力，身体就健康，生命力就蓬勃，就远离都市病。

家婆肩胛疼，中医说，那是吹空调吹的；儿子常感冒，西医说，那是室温太高的缘故。也就是说，对四时节律的人为调控，是逆生之举，是自作孽，肯定要遭到报应。

酷热之夜，我全裸，静静地躺在床上，翻书。书读得入神，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暑气自然消遁。即便是汗如雨下，也如浸泡在营养液之中，全身舒展，七窍通泰，仿佛五十多岁的身子，也悄然地生长着，毫无衰颓之感。冬夜被寒，我蜷缩，专注地构思一篇小说。小说有了头绪，忘情地记在纸上，一笔一划类似运动，心头竟有热流升起。仿佛寒冷恰是艺术之媒，它能发酵思想。

到头来，因为对季节敏感，所以对万物与人生就敏感，就有不竭的文思，写进四季，有人间温度。

单纯的美境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晴

读高尔基的《安东·契诃夫》（载《文学写照》，高尔基著，巴金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契诃夫性单纯，用高尔基的话说，他“单纯到了美的境界”。

他不仅自己喜欢单纯、真实、诚恳的人和事物，也努力让别人变得单纯、质朴。

有一天，三个打扮得很华丽的太太来看他，她们把整个屋子都装满了绸裙子的沙沙声和浓郁的香水气味之后，便在主人对面坐下，装出对政治很关心的样子，开始提问。

“安东·巴夫洛维奇，您以为战争将来怎样结束呢？”

契诃夫咳嗽了两声，想了想，然后认真地用温和、亲切的声调答道：

“大概是和平……”

“当然啊！可是哪一方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以为是强的一方胜利。”

“那么照您看来，哪一方是强的呢？”三位太太齐声问道。

“就是营养好、教育水平高的一方。”

“啊，多聪明！”一位女客大声赞美道。

“您比较喜欢哪一方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另一位女客问道。

契诃夫和蔼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微笑回答道：“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它吗？”

“很喜欢！”那位太太脱口而出。

“它不仅甜，还很香呢！”另一个太太很在行地说。

于是三位太太很高兴地谈起了蜜饯的话题，显得既生动又渊博，而把战争的事情给忘在了脑后。

契诃夫开心地笑了，觉得这时的女性才率真，才真的美丽。

高尔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道，契诃夫不仅对女性循善诱，让她们呈现单纯的品性，而且他的为人、他的态度、他的气场，也能使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愿意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自我的欲望，从而不好意思自以为是、自吹自擂地夸夸其谈。进而都说朴实的话，表达朴实的情感，让人感到生活之真。

高尔基的《安东·契诃夫》不长，不过五六千字的篇幅，却给传主雕刻了一座凸显其灵魂特征的塑像，给人以深长的回味，并让人情不自禁地朝拜与敬仰，殊受用。

被轻慢了的经典 2014年8月3日（星期日），晴

办公室的北窗下，有个水泥石台，上边随便扔着一本美国作家冯纳格特的长篇小说《囚鸟》。这是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一种，32开异型本，18万字，1986年3月第1版，是董乐山的译本。那是北京书市的特价书，买的时候，好像就是冲着译者的大名。到手之后，并无阅读兴趣，扔来扔去，视而不见。今天实在无聊，就捡起。没想到那译笔实在典雅，简洁而生动，居然就读下去了，直至读完。

《囚鸟》是冯纳格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代表作。它以主人公自述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三次入狱的老囚犯的一生，这也就构成了“囚鸟”的形象寓意。作品穿插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水门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把个人命运放在时代进程之中，收到了讽喻的艺术效果。

主人公斯代布克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之后，费尽百般周折才进了白宫，做了尼克松的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这个职位，在外人看来，颇为贵，高不可攀。但他被冷落在白宫的一间地下室里，偌大个房间，只有他一人，而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总统上报一份有关青年动态的简报。他上报了无数次简报，却从来没有收到一份答复，后来他才知道，总统根本不看简报，随手就扔进废纸篓里。而当时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青年中颇为流行，严重地危害着民主党的统治，这让斯代布克寝食不安，即便是简报形同废纸，他也精心收集，认真地写，好像他的工作牵系着美国的

命运。

身为总统特别顾问，但整个任期，只是在他被解职的那一天，他才第一次见到总统。那一天，本来是研究如何制止越战危机之后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但总统尼克松却大讲笑话。这让斯代布克顿感不快，本能地施以抗议——同时点燃了四支香烟，愤愤地喷云吐雾。烟雾终于吸引了总统的目光，他说：“让我们暂且休会吧，且看我们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给我们表演如何扑灭篝火。”

全场大笑，他被解职。

失业之后，他到闹罢工的地方去闲逛，真实地了解到了政府和企业如何联手盘剥工人的内幕，他心灵的天平开始倾斜，情不自禁地站在了工人一边。他希望罢工能给工人赢得权益，所以也悉心指点。但罢工领袖不予理睬，因为那些人是文盲，是流氓无产者，罢工的本意是要出个人之名，他很失望。同时，他又在无意之中洞悉了政府和企业主秘密勾结，在罢工的路途上设下圈套，并在制高点上潜伏狙击手，制造血案，然后再转嫁给罢工领袖，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出于良知，他通报给罢工群众，但遭到嘲笑，遂悲痛欲绝。

惨剧终于如期发生，工人不仅乖乖收兵，还背上道义责任，便真诚地驯服了。

其中的一个政府帮凶，是他哈佛的同学，叫克留斯，他要竞选议员，遂在演讲中大赞总统仁政。斯代布克不可容忍，不惜招供说自己是共产党员，然后指证克留斯是自己的同志，参与了几桩暴力活动。即便克留斯极力辩驳，但斯代布克以亲身经历的种种细节，为法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克留斯终于败下阵来，被判

了两年监禁。

多少年以后两同学相遇，斯代布克灵魂不安，真诚地向克留斯致歉，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克留斯一笑：“老同学，对于你，我非但不能责怪，还要感谢。”他说，“如果没有你那致命的一击，我也不会绝然地离开那腐败无为的体制，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此时的克留斯是大企业家，有钱，有美女，人生大好。

而那个美女正是斯代布克的初恋情人莎拉。莎拉愧疚于自己恋人对于一个无辜者的伤害，主动送去安慰，一来二去，竟觉得克留斯比斯代布克要好，他敢作敢为，有很强的行动能力。

斯代布克受到空前的刺激，心绪大乱，叮嘱自己，要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这个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类似安魂曲。

但是，越是心平气和，斯代布克越是陷落，不断出乖露丑，又两次锒铛入狱。以至于无女人爱他，他不得不娶了一个又黑又瘦的犹太女人。他认真地爱这个女人，认为她是世上唯一值得爱的女人——因为她黑，所以她纯洁；因为她瘦，所以她性感。

她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死了。儿子长大后，也上了哈佛大学，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以为日后有了依靠，但儿子让他滚开，且不得透露他们有父子关系。儿子的批评有盛名，而且专拿斯代布克这样的“社会渣滓”做抨击对象。

走投无路时，他遇到了一个以捡破烂为生的拾荒婆。见到他，那个拾荒女人眼前一亮，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斯代布克，是你吗？我是你的玛丽啊！”

在上大学时，玛丽曾与他同居过，是第一个让他变成男人的

人。虽然也有一份惊喜，但因为浑身臭味，他不禁拼命躲闪。玛丽越掐越紧：“我寻找了你半生，再也不让你跑走了。”

一个落魄的疯子，一个拾荒的女人，从此形影不离。在街头，在闲置的工棚，在荒郊野外，总能见到他们如胶似漆的恩爱模样。准确地说，他们不停地做爱，甚至有些恬不知耻。

等到玛丽确认斯代布克不再跑走了，她告诉他，她有钱，是纽约著名的拉姆杰克公司的大股东，她靠律师以格拉汉姆夫人的名义秘密地管理她的公司，攒下的钱都记在他斯代布克的名下。

她告诉他，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必须以现在的身份生活——因为落魄，所以人们怜悯；因为贫穷，所以人们同情——官僚政客、贵胄巨富、土匪盗贼，都不会把你放在眼里，更不会跟你较真算计，你就会过得无忧无虑、无苦无悲，幸福而安静，喜乐而平和。

自己一贯主张的心平气和，居然在一个拾荒婆子这里得以实现，斯代布克百感交集，把这个浑身发臭的老女人紧紧抱进怀里。这一刻，他真的爱她。

为了庆贺，他们进了一家酒吧。那个犹太舞者拼命表演，以期顾客能多给几文小费。那些脑满肠肥、西服革履的人，只是不耐烦地扔给几个美分；而斯代布克却塞给他一张大钞。那个舞者愣了，早早地退下场去，溜了。这意外所得，够他一家人旬月所需，他怕梦破。

斯代布克和玛丽也赶紧抽身而走，他们面相丑陋，但笑容灿烂。

斯代布克情不自禁地背了一首诗：